

223678

儀禮注疏

(十三經注疏)

中華書局印行



儀禮注疏

AT&ES

四部備要

經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阮刻本

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輯校

杭縣 吳汝霖 校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儀禮注疏十七卷

漢鄭元注唐賈公彥疏儀禮出殘闕之餘漢代所傳凡有三本一曰戴德本以冠禮第一昏禮第二相見第三士喪第四既夕第五士虞第六特牲第七少牢第八有司徹第九鄉飲酒第十鄉射第十一燕禮第十二大射第十三聘禮第十四公食第十五覲禮第十六喪服第十七一曰戴聖本亦以冠禮第一昏禮第二相見第三其下則鄉飲酒第四鄉射第五燕禮第六大射第七士虞第八喪服第九特牲第十少牢第十一有司徹第十二士喪第十三既夕第十四聘禮第十五公食第十六覲禮第十七一曰劉向別錄本即鄭氏所注賈公彥疏謂別錄尊卑吉凶次第倫序故鄭用之二載尊卑吉凶雜亂故鄭不從之也其經文亦有二本高堂生所傳者謂之今文魯恭王壞孔子宅得亡儀禮五十六篇其字皆以篆書之謂之古文元注參用二本其從今文而不從古文者則今文大書古文附注士冠禮闕西闕外句注古文闕爲樂闕爲蹙是也從古文而不從今文者則古文大書今文附注士冠禮醴辭孝友時格句注今文格爲蹙是也其書自元以前絕無注本元後有王肅注十七卷見於隋志然賈公彥序稱周禮注者則有多門儀禮所注後鄭而已則唐初肅書已佚也爲之義疏者有沈重見於北史又有無名氏二家見於隋志然皆不傳故賈公彥僅據齊黃慶隋李孟起二家之疏定爲今本其書自明以來刻本舛譌殊甚顧炎武日知錄曰萬曆北監本十三經中儀禮脫誤尤多士昏禮脫增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爲禮也一節十四字頗有長安石經據以補此一節而其注疏遂亡鄉射禮脫士鹿中翻旌以獲七字士虞禮脫哭止告事畢賓出七字特牲饋食禮脫舉解者祭卒解拜長者答拜十一字少牢饋食禮脫以授尸坐取簋與七字此則秦火之所未亡而亡於監刻矣云云蓋由儀禮文古義奧傳習者少注釋者亦代不數人寫刻有譌舛不能校故紕漏至於如是也今參考諸本一一釐正著於錄焉



儀禮注疏校勘記序

儀禮最為難讀昔顧炎武以唐石經校明監本惟儀禮謬脫尤甚經文且然況注疏乎賈疏文筆冗蔓詞意鬱鬱不若孔氏五經正義之條暢傳寫者不得其意脫文誤句往往有之宋世注疏各為一書疏自咸平校勘之後更無別本誤謬相沿迄今已無從一一釐正朱子作通解於疏之文義未安者多為刪潤在朱子自成一書未為不可而明之刻注疏者一切惟通解之從遂盡失賈氏之舊臣於儀禮注疏舊有校本奉

旨充石經校勘官曾校經文上石今合諸本屬德清貢生徐養原詳列異同臣復定其是非大約經注則以唐石經及宋嚴州單注本為主疏則以宋單行本為主參以釋文識誤諸書於以正明刻之謬雖未克盡得鄭買面目亦庶遺唐宋之舊觀鄭注疊古今文最為詳嚴語助多寡靡不悉紀今校是經單詳毋略用鄭氏家法也臣阮元恭記

引據各本目錄

唐石經明王堯惠補缺案此表自五季以來各本俱不親之不特張淳李如圭至西朝顧步武張嗣始取以校監本多所是正

宋嚴州單注本宋本之最得者張淳所據即此本也元和顧廣圻用顧本校其

翻刻宋單注本明徐姓翻刻於嘉靖時程嚴本而稍異記中凡與嚴州本及顧

明鐘人傑單注本全同徐本其偶異者是失於傳校耳

明永懷堂單注本全與閩刻注疏本同

宋單疏本此北宋時咸平景德間所校勘離者也注疏合刻起于南北宋之分  
前記不隨經一書也馬廷賢曰余從敗篋中得景德中官本儀禮疏四卷不分  
時注疏各為一書也馬廷賢曰余從敗篋中得景德中官本儀禮疏四卷不分  
注疏各為一書也馬廷賢曰余從敗篋中得景德中官本儀禮疏四卷不分  
疏其分卷依疏之卷數如禮記疏七十卷是也惟儀禮以疏分附注其分  
疏本則分卷十七卷實公卷五十五卷之學者每恨不可得見近年吳中  
黃不烈家有其書每卷三十行每行二十七字宋葉列宋時得見近年吳中  
買疏分五十卷校正義以此本為據

李元陽注疏本刻于閩中故稱閩本每半葉九行每行二十一字監本毛本俱仿此

儀禮注疏校勘記序

國子監注疏本明神宗時北京國子監刊

汲古閣注疏本

國朝重修國子監注疏本

經典釋文內儀禮一卷

儀禮識誤本宋見惟儀禮存焉其書專宗釋文意在復古然所辨或誤儀禮  
形體則六朝時俗書最多致不足據且無關語句之異同也至其辨之或自  
不可不以數本為據參以監本及汴京中箱本枕細字本又有湖北漕司本監  
本初刊于廣順復校于顯德而宋因之

儀禮彙釋聚珍板本李如圭著全載鄭注儀禮嚴本書中引石本與唐石經異  
儀禮經傳通解全載鄭注疏明刻注疏多與此同近世校儀禮者率此  
取其精粹而遺其精華也又引監本及成都石經至喪祭二禮門人黃轉錄成  
抄本儀禮要義疏了翁著專錄賈疏多與單疏本合有刪節而絕無改竄遺勝  
儀禮圖通志堂本與通經略同注內盡今古文俱刪去

儀禮集說通志堂本敎諭公著所載鄭注多移易點竄不足盡憑

浦鏗十三經正字內儀禮二卷據重修監本校其誤字

儀禮詳校疏文昭著多採諸家之說記中所稱金曰進正歸即本諸此

九經誤字疏炎武著以唐石經正明監本又金石文字記載石經誤字

儀禮誤字張爾岐著

石經考文提要

附記單疏本缺葉

士冠禮自五十六葉前第三行左上請侯起至五十七葉後第四行左下不  
士昏禮自三十六葉後第一行右下若鳥起至三十九葉後第二行右下吻  
士相見禮自十葉前第八行左上此釋起至十二葉前第五行右上見至止  
鄉飲酒禮自四十五葉後第五行左上相者起至四十七葉後第九行右上  
聘禮自四十八葉後第五行右上文實起至五十五葉後第一行左下言也止  
聘禮自五十四葉後第二行右立門起至五十六葉前第五行右立門止  
止自八十葉前第四行左上實拜起至八十一葉後第五行左下事大  
特性饋食禮自卅八葉後第四行左上其實起至三十九葉後第三行左上行











儀禮注疏卷一校勘記

阮元撰盧宜旬摘錄

儀禮疏卷第一 今本作儀禮注疏卷第一在序文之後石經原本儀禮卷第一

第一儀禮注疏卷第一 今本作儀禮注疏卷第一在序文之後石經原本儀禮卷第一

禮記注疏卷第一 今本作禮記注疏卷第一在序文之後石經原本禮記卷第一

儀禮注疏 一 校勘記

天下無生而貴者 下陳闕本俱誤作子

即皆第一也 毛本即作此

喪為第十三 要義喪上有士字

儀禮 單疏本儀禮上下及下鄭氏注上下並空一字後凡標起止處皆同

鄭氏注

若水之注物 注疏作註要義作者盧文弨云鄭氏注皆作註通部皆然疏

全不可通 一本故改作注是也○按字體雅俗悉詳序目中不悉辨此

為意不同 要義同毛本意作義

蓋則行祭祀吉禮 陳本要義同毛本蓋上有凶字

士冠禮蓋于廟門 禮下今本俱有一團案分段用團非古也石經徐本皆無之

之為世子也 子嗣見師乙而問焉與商書篇題不同舊本別篇一行亦誤○按

儀禮注疏卷第一 今本作禮記注疏卷第一在序文之後石經原本禮記卷第一

禮記注疏卷第一 今本作禮記注疏卷第一在序文之後石經原本禮記卷第一

肩與草帶廣同 毛本草誤作本

天子用元冕諸侯用皮弁 闕本兩用字俱作同陳本上句作同下句作用

無四入與六入之文 陳本四入下衍五入二字闕本四入六入之文六字

禮有色朱元之色 有下單疏陳本俱有色字似誤闕本朱元之三才甚備亦可容四字

以涅染鞞 案鞞字似當作紺後爵弁服飾疏引作紺

有司如主人服即位于西方 千餘本作於按士皆禮至於某之處大射禮士御

辨但俗本逐寫已久不可勝校石經作者多作於者少大抵經文則依石經

今時卒更及假吏皆是也 沈彭云漢書禮樂志文舉卒史備林傳

按通解引疏曰卒史假吏又舉漢注為說也沈說據此然疏無此釋通解載

注仍作卒更餘本集釋俱無皆字

此論主人有司 主人有司陳闕俱作有司主人

府史以下者 者上義有今時卒吏及假吏是也九字與徐本注合

則為府史胥徒也 為要義作謂按謂為二字唐人冬通用然究據樂淵今

中士若下士也 要義同毛本作若中士下士○按作中士若下士與後注

犧牲之有司 要義同毛本之作云

亦親類也 淵鐸疑親類此字之誤

筮與席所卦者

據陳處 毛本處下有言字

龜為卜策為筮 要義同毛本著作著陳作策

卦一以象三 要義同毛本卦作掛○按掛俗卦字

故易大畫成卦 毛本畫下有而字

布席于門中

擬卜筮之事 陳本要義同毛本著作疑按燕禮禮室具官闕疏云燕禮可

言在門中者 門中陳本要義俱作中門非也

得古儀禮五十六篇 要義同毛本古作亡

闕闕之等是也 要義同毛本無是也二字

今文無冠布纁之等 要義同毛本無冠作冠無○按無冠與喪服傳注合

贊者辨取之 辨本俱作辨

若疊今古之文說 要義同毛本今古作由今說一本改作乾

則在後乃言之 要義同毛本乃作皆

事相違 要義同毛本違作為

筮人執筮

藏筮之器 英通解作筮按通解偶誤耳歐氏改經筮為筮字乃脫說也毛本

筮皆三占從二 要義同毛本筮上有卜字

則三代類用 要義同毛本著作類○按類即科字

故春秋緯演孔圖云 闕陳闕監本俱誤作會

是孔子用異代之筮 要義同毛本異作二

宰自右少退

宰自至贊命 今本俱脫毛本亦無此五字

士雖無臣 無陳闕俱誤作為

故贊命皆在右 要義同毛本士下無皆字

是以士喪禮

筮人許諾

於主人受命訖 毛本同陳闕於俱作以

主人為筮人而首 主人虛以人為衍字

作坐文 陳本同毛本作作則

上云所卦者謂 毛本下有木字○按此木字即少牢饋食云卦者在左

本筮

此言所筮六爻俱了 毛本又誤作卦

吉事尚提提 要義同毛本本尚作尚事

若不吉

甸之外曰遠某日者 據大夫以上禮要義同毛本日下無者字

後丁若後巳 丁者後巳陳本誤作不若近日

主人戒賓

某猶願吾子之終教之也毛本願作愿○按愿別一字

後辭上許陳本要義同毛本上作而下三辭上許同

素所有志所有毛本作有所○按鄉飲酒禮作所有

主人再拜

案鄉飲酒毛本酒下有禮字

前期三日

加日為期毛本日上有冠字

則改適為一庶字異餘亦同毛本作則改適字為庶字其餘亦同

故鄭引冠義為證也毛本錦作禮

乃宿賓

此經為宿賓陳闡同毛本為作謂

前期二日宿尸二陳本要義俱作三毛本作二○按作三是

宿讀為肅要義同毛本宿讀二字倒○按祭統注作宿讀

戒輕肅重也者要義同毛本肅作宿

宿戒尸要義同毛本作戒宿非也

厥明夕

以冠在廟要義同毛本冠下有者字

擯者請期

上經布位已訖要義作畢按前後文皆作訖字

夙興設洗

及大小異論其異則尊卑皆用金盥及論其形制之大小則仍有異耳

即今之博風論其異則尊卑皆用金盥及論其形制之大小則仍有異耳

漢時門簾也特要義作之

此亦案漢禮器制度要義無漢字

文不言殷之者陳本要義同毛本文誤作又

儀禮注疏卷一校勘記





